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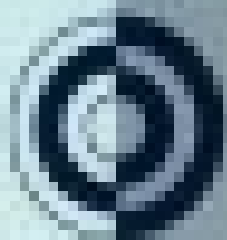
理學叢書

楊時集

二

〔宋〕楊時撰
林海權校理

中華書局



中華書局

楊時集

二

楊時集
卷之二
目錄

目錄

理學叢書

楊
時
集
二

〔宋〕楊時撰
林海權校理

中華書局

楊時集卷十一

語錄二

京師所聞

徽宗崇寧五年丙戌（1106）四月至六月，三十五條

一

李似祖、曹令德問（一）：「何以知仁？」曰：「孟子以惻隱之心爲仁之端，平居但以此體究，久久自見。」因問似祖、令德尋常如何說隱？似祖云：「如有隱憂，勤恤民隱，皆疾痛之謂也。」曰：「孺子將入於井，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心。疾痛非在己也，而爲之疾痛，何也？」似祖曰：「出於自然，不可已也。」曰：「安得自然如此？若體究此理，知其所從來，則仁之道不遠矣。」

二人退，余從容問曰：「萬物與我爲一，其仁之體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

校記

〔一〕「李似祖、曹令德」，宋元學案卷二十五龜山學案李先生似祖曹先生令德合傳：「李似祖、曹令德，皆龜山弟子。祖望謹案：「李似祖當是光祖之弟。光祖兄弟皆從龜山遊。」（中華書局 1986年版，第973頁）又機宜李西山先生郁：「李郁，字光祖，邵武人，元祐黨人深之子，龜山之婿也。……紹興初，以遺逸召對，除敕令所刪定官。秦檜用事，遂遁跡西山。著有易傳、參同契、論孟遺稿及詩文稿。」（見同上，第973頁）此京師所聞三十五條爲李郁所錄。

二

問：「論語言仁處何語最爲親切？」曰：「皆仁之方也。若正所謂仁，則未之嘗言也，故曰『子罕言利與命與仁。』要道得親切，唯孟子言『仁，人心也』，最爲親切。」

三

豐尚書稷嘗言：「少時見雪竇，教人惜福云：『人無壽夭，祿盡則死。昔元厚之死而復

生，於陰府見主吏，謂之曰：「君祿未盡，它時官至兩府。然須惜福，乃可延年。」厚之一生，雖一栳飯亦必先減而後食，其餘奉養皆不敢過〔一〕。故身爲執政，壽逾七十。雪竇之言，於是可驗。今日貴人相高以侈，視其費用，皆是無益，畢竟何補？」公聞之，曰：「此猶以利言也。若以義言之，則簞食萬鍾，顧吾所得爲者如何耳。」

校記

〔一〕「奉養」，萬曆本原作「其養」。今據四庫本、四部叢刊續編本改。

四

吳審律儀勸解易。曰：「易難解。」曰：「及今可以致力，若後力衰却難。」曰：「某嘗觀聖人言易，便覺措辭不得。只如乾、坤兩卦，聖人嘗釋其義於後，是則解易之法也。乾之初九：『潛龍勿用。』釋云：『陽在下也。』又曰『龍德而隱者也』，又曰『下也』，又曰『陽氣潛藏』，又曰『隱而未見，行而未成』。此一爻耳，反覆推明，至五變其說然後已。今之釋者，其於他卦能如是推明乎？若不能爾，則一爻之義只可用之一事。易三百八十四爻，爻指

一事，則是其用止於三百八十四事而已。如易所該，其果極於此乎？若三百八十四事不足以盡之，則一爻之用，不止於一事亦明矣。觀聖人於繫辭發明卦義，尚多其說，果如今之解易者乎？故某嘗謂說易須髣髴聖人之意，然後可以下筆，此其所以未敢苟也。」

五

問：「邵堯夫云：『誰信畫前元有易，自從刪後更無詩。』畫前有易，何以見？」曰：「畫前有易，其理甚微。然即用孔子之已發明者言之，未有畫前蓋可見也。如云神農氏之耒耜，蓋取諸益；日中爲市，蓋取諸噬嗑；黃帝、堯、舜之舟楫，蓋取諸渙；服牛乘馬，蓋取諸隨。益、噬嗑、渙、隨，重卦也。當神農、黃帝、堯、舜之時，重卦未畫此理真。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，故通變以宜民，而易之道得矣。然則非畫前元有易乎？」

六

問：「牆有茨之詩，若以爲勸戒，似不必存。」曰：「著此者欲知此惡不可爲耳。所以不可爲，以行無隱而不彰，雖幽闇深僻之中，人亦可以知其詳也。人之爲惡，多以人莫之知

而密爲之，然終不能掩。密爲之者，其初心也，至於不能掩，蓋已無如之何耳，豈其所欲哉？此君子所以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懼乎其所不聞也〔一〕。

校記

〔一〕「懼」，萬曆本原作「慝」。「懼」、「慝」異體字。今據四庫本改用通行的「懼」字。

七

自非狙詐之徒，皆知義足以勝利，然不爲利疚而遷者幾希。如管仲亦知義，故其所爲多假義而行。

自王者之迹熄，天下以詐力相高，故常溺於利而不知反。由孔子而後，爲天下國家不以利言者，唯孟子一人守得定。

八

「九月丁卯，子同生。」曰「子同」者，正名其爲桓公之子也。猗嗟之詩序曰：「人以爲齊

侯之子。」其詩曰：「展我甥兮。」則明莊公非齊侯之子矣。以經考之，莊公之生，桓公之六年也，至十八年始書「夫人姜氏遂如齊」。而左傳因載申繻之諫與桓公適齊之事，則前此文姜蓋未嘗如齊也。未嘗如齊，而人以莊公爲齊侯之子，春秋安得而不辨乎？此春秋所以爲別嫌明微也。

九

閔二年書「鄭棄其師」，觀清人之詩序可見矣。文公惡高克，使之將兵禦狄，久而不召，遂使衆散而歸，豈非棄其師乎？蓋惡其人而使之將兵以外之。兵何罪，故止罪鄭。

十

「齊桓公攘戎狄而封衛，未嘗請命於天子而專封之也。故春秋書『城楚丘』而不言其封衛，蓋無取焉。然則木瓜美桓公，孔子何以取之？」曰：「木瓜之詩，衛人之詩也。衛爲狄所滅，桓公救而封之，其恩豈可忘也？欲厚報之，不亦宜乎？在衛人之義，不得不以爲美，其取之也，以衛人之義而已。若春秋褒貶，示天下之公，故無取。」

十一

鄭季常作太學博士，言：「養士之道，當先善其心。今殊失此意，未知所以善之方。」曰：「由今之道，雖賢者爲教官，必不能善人心。」

曰：「使荆公當此職，不知如何？」曰：「荆公爲相，其道蓋行乎當年。今日學法，荆公之法也，已不能善之矣。」季常良久曰：「如是如是。」

十二

與季常言：「學者當有所疑，乃能進德，然亦須著力深，方有疑。今之士讀書爲學，蓋自以爲無可疑者，故其學莫能相當。如孔子門人所疑，皆後世所謂不必疑者也。子貢問政，子曰：『足食足兵，民信之矣。』子貢疑所可去，答之以『去兵』。於食與信猶有疑焉，故能發孔子『民無信不立』之說。若今之人問政，使之足食與兵，何疑之有？樊遲問仁，子曰『愛人』，問智，子曰『知人』。是蓋甚明白，而遲又曰『未達』，故孔子以『舉直錯諸枉，能使枉者直』教之。由是而行之，於智之道，不其庶矣乎？然遲退而見子夏，猶申問『舉直

錯諸枉」之義，於是又得舜舉皋陶、湯舉伊尹爲證，故仁智兼盡其說。子夏問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」，直推至於「曰禮後乎」然後已。如使今之學者方得其初問之答，便不復疑矣。蓋嘗謂古人以爲疑者，今人不知疑也，學何以進？」

季常曰：「某平生爲學，亦常自謂無疑，今觀所言，方知古之學者善學。」

校記

〔一〕「美目盼兮」，繩祖本「盼」作「盼」，誤。按，「盼」，眼睛白黑分明。

十三

問：「中庸只論誠，而論語曾不一及誠，何也？」曰：「論語之教人，凡言恭敬忠信，所以求仁而進德之事，莫非誠也。論語示人以其人之方，中庸言其至也。蓋中庸，子思傳道之書，不正言其至，則道不明。孔子所罕言，孟子常言之，亦猶是矣。」

十四

易曰：「君子敬以直內，義以方外。」夫盡其誠心而無僞焉，所謂直也。若施之於事，則厚薄隆殺，一定而不可易，爲有方矣。「敬」與「義」本無二。所主者敬，而義則自此出焉，故有內外之辨。其實，義亦敬也。故孟子之言義，曰「行吾敬」而已。

十五

問：「孔子許子路升堂，其品第甚高，何以見？」曰：「觀其死猶不忘結纓，非其所養素定，何能爾耶？苟非其人，則遑遽急迫之際，方寸亂矣。」

十六

問：「宰我於三年之喪猶有疑問，何也？」曰：「此其所以爲宰我也。凡學於孔子者，皆欲窮究到無疑處方已。三年之喪，在它人於此不敢發之。宰我疑以菑斷，故必求質於聖人，雖被深責所不辭也。」

十七

四科之目，不盡孔門弟子之賢，非可指爲定論。

十八

揚雄作太玄（一），準易，此最爲誑後學。後之人徒見其言艱深（二），其數汗漫，遂謂雄真有得於易，故不敢輕議，其實雄未嘗知易。

校記

〔一〕「太玄」，四部叢刊續編本、光緒本作「太元」。避清聖祖玄燁名諱改。

〔二〕「艱深」，萬曆本「艱」原作「難」。「難」、「艱」異體字。今據四庫本改用通行的「艱」字。

十九

問：「必有事焉而勿正，心勿忘，勿助長。」既不可忘，又不可助長，當如何著力？」

曰：「孟子固曰：『至大至剛，以直養而無害。』則雖未嘗忘，亦不助長。」

二十

「溫、良、恭、儉、讓」，此五者，非足以盡孔子。然必聞其政者，以此耳。

二十一

「毋意」云者，謂無私意耳。若誠意，則不可無也。

二十二

所謂「時習」者，如嬰兒之習書，點畫固求其似也。若習之而不似，亦何用習？學者學聖人，亦當如此。大概必踐履聖人之事，方名爲學習。

又不可不察。習而不察，與不習同。若今之學者，固未嘗習，而況於察？

二十三

問：「何謂『屢空』？」曰：「此顏子所以殆庶幾也。學至於聖人，則一物不留於胸次，乃其常也。回未至此，屢空而已。謂之屢空，則有時乎不空。」

二十四

「億則屢中」，非至誠前知也，故不足取。

二十五

問：「操則存」，如何？」曰：「古之學者，視聽言動無非禮，所以操心也。至於無故不徹琴瑟，行則聞佩玉，登車則聞和鸞，蓋皆欲收其放心，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焉。故曰『不有博奕者乎』？爲之猶賢乎已」。夫博奕，非君子所爲。而云爾者，以是可以收其放心爾。

「說經義至不可踐履處，便非經義。若聖人之言，豈有人做不得處？學者所以不免

求之釋、老，爲其有高明處。如六經中自有妙理^(三)，却不深思，只於平易中認了，曾不知聖人將妙理只於尋常事說了。」

校記

〔一〕「博弈」，萬曆本作「博奕」，誤。今據四庫本改。下「弈」字同。

〔三〕「妙理」，萬曆本「妙」原作「妙」。「妙」、「妙」異體字。今據四庫本改用通行的「妙」字。下「妙」字同。

二十六

曾子曰：「士不可以不弘毅。」人須能弘，然後有容。因言陳述古先生云：「丈夫當容人，勿爲人所容。」

二十七

「旁招俊乂，列於庶位」，宰相之任也。今宰相欲擢任一人，必令登對，然後取旨用之。

夫人之賢不肖，一見之頃，安能盡知？此蓋起於後世宰相不堪委任之過。

二十八

荆公云：「利者陰也，陰當隱伏；義者陽也，陽當宣著。」此說源流發於董仲舒。然此正王氏心術之蔽。觀其所爲，雖名爲義，其實爲利。

二十九

春秋正是聖人處置事處，它經言其理〔一〕，此明其用。理既明，則其用不難知也。

校記

〔一〕「它經言其理」，四部叢刊續編本楊龜山先生語錄校勘記云：「宋本『他經言其理』，時本『他』作『宜』。」四庫本、四部叢刊續編本同宋本。